



## 李容斋与定山堂

安徽合肥 戴健

若论文采，龚鼎孳和李天馥当是合肥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大约无人能出其右。这是日前我在合肥某高校青年教师陈颖博士《清初相国李天馥研究》新书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。龚鼎孳（1616年—1673年），18岁中进士后即当知县，累官至刑、兵、礼三部尚书，会试正考官，斋名定山堂。李天馥（1635年—1699年），号容斋，23岁中进士后即入翰林院庶吉士，历官工、刑、兵、吏四部尚书，拜武英殿大学士。明清之时不设宰相，他俩都是相当于宰相的大人物。

大人物合肥多得是，清末民初就出了四个总理。而龚鼎孳和李天馥却是以文章彰显故里，名扬天下。龚鼎孳有《定山堂集》，文学史上与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“江左三大家”。李天馥有《容斋千首诗》《容斋诗余》等。32年前，我在受命编辑《合肥纵横》一书时，就“当代诗词颂合肥”部分向安徽省诗词学会会长刘夜烽（曾任省文化局副局长）约稿。亦为书法家的刘老不仅应允，还把10多首诗用毛笔书写在八行纸上，寄给我选录。书成，这些诗笺也成了我收藏的墨宝，我装裱挂在书房中。其中一首：

高张吟帜古庐阳，箏笛浦边逸兴长。  
自有渊源承一脉，李容斋与定山堂。

刘夜烽去世后，我最先写散文悼念他，标题借用上诗首句稍改《高张吟帜颂庐阳》。龚鼎孳和李天馥，与合肥有故事。

古往今来，合肥最有名的楼宇当数稻香楼，是龚鼎孳其弟、提前从仙居知县退休的龚鼎孳所建。龚鼎孳携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顾媚回数合肥，就住在稻香楼内。许自俊在为《稻香楼诗集》作序时称稻香楼既为“季鹰之圃”，又属“司马之园”。前者用张翰（字季鹰）思鲈脍莼羹以引退之典，自然指龚鼎孳；后者则直称龚鼎孳（兵部尚书为大司马）。当时龚家所建的稻香楼位于合肥城西南角护城河中的小岛上，有浮桥与城内相连。《庐州府志》描绘：“汀畦飘渺，仿佛蓬莱。台榭参差，规模闳苑。甃石为渚，采幽壑之芙蓉；咽流成堤，掣芳洲之杜若”。岛内有镜亭、蕉窗、竹坞、复道等

景点，环顾四周：“平沙落雁，长虹影入碧波；粉堞栖乌，密雉辉连夕照。”这里的长虹和雉堞指城墙和垛口。至于登楼远眺，则景色分外绚丽，视野更加开阔。在这里盘桓流连，不啻为赏心乐事。

稻香楼的存在，少则几十年，最多140年。龚鼎孳和龚鼎孳兄弟之后，李天馥和李孚青父子也住过稻香楼。1695年，他们在这里接待新安画派大师石涛月余，有庐州知府张纯修陪伴，饮酒作画，不亦乐乎，这也增加了稻香楼的文化底蕴。54岁的石涛正值壮年，书画炉火纯青。他婉谢了主人在合肥“挂笠”的请求，拟去扬州徽商处。船从南淝河入巢湖因雨大逗留，盘桓中庙画出《巢湖图》。有老农摘荷相赠，石涛付钱不受反要诗，于是有“吾只爱诗不受钱”“一枝菡萏最堪怜”佳句。《巢湖图》历经辗转，由爱国实业家、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收藏，生前捐赠天津博物馆。2009年上了特种邮票，成为国家名片。李天馥是孝廉的典范。1693年夏，李天馥的生母瞿太夫人在京去世，他扶棺回乡守孝，康熙谕曰：“李天馥侍朕三十余年，未尝有过。三年易过，此官不必补人。”安葬了母亲后，李天馥在墓旁筑庐守制三年。期间有一对白燕栖于茅屋之上，乡人称为“白燕庐”。他廉洁奉公，扬清激浊，一身正气，有“包公第二”之誉，所撰“高风岳立”牌匾至今仍合肥包公祠大堂之上。末了，依刘夜烽诗韵作七绝一首：

李容斋与定山堂，传世诗文韵味长。  
桑梓双贤名彰显，今承一脉颂庐阳。

## 棒槌声声

安徽肥西 陈家萍

阳光正好。依山傍水的村落，大姑娘小媳妇臂挎一篮衣裳，篮头上斜放着一根棒槌，健步来到水边，蹲在一条延伸到水中的青石条上，先把一件衣裳浸在水中，然后扯上来，摁到青石板上，右手抡起棒槌，一遍遍地捶打。水花飞溅的浣衣场景，每逢晴日都会上演。“梆梆梆”……着一袭水淋淋的雨衣，棒槌声从池塘边或小河畔翩翩飞来，亲切地叩打着村庄的门环。

浣衣前，勤快的乡人先将从树下摘下来的皂角捣碎，放进大木盆中，加水浸泡，然后再把换洗下来的衣服放进里面浸泡，等过了大约半个时辰，才坐到矮板凳上，就着刚起的泡沫揉搓衣服上的脏污。在农家，摘自树上的皂角就是天然的肥皂，用皂角搓洗过的衣服，白的逊白，蓝的更亮。能选来做棒槌的木料需木质紧密且坚硬，枣树、槐树是首选。取来胳膊粗的树干，将其截为尺许长，去其皮，再将其削为一面平一面半圆形，尤其是手握的那头，还需做成葫芦形，再把棒槌打磨得光滑圆润，以防捶衣时划伤衣服。在乡下，谁家没有一两根合手顺心的棒槌呢？捶衣要用，腌菜入坛时，也要用棒槌将蓬松的蔬菜在坛中一遍遍捣实。

在有山有水的乡下老家，棒槌声是比鸡鸣犬吠还要动听的音乐。一条条小溪一路欢快地奔跑着，一遇到突起的山石，便露出动人的酒窝。一汪池塘，承接着一汪汨汨而来的山泉，在澄碧的水中模仿着同样的一份山水。池塘边铺有长方形的青石条，一头搭在岸上，另一头搭在水中的石柱上，人蹲在青石上，淘米、洗菜、浣衣尤为方便。姑娘们挽起裤管，蹲在池塘边的一个小小的抄水动作，都能轻易撼动水底的山月，搅碎沉入水中的另一份白云蓝天。

一位满脸红晕还未淡去的新媳妇，着一袭长裙，踏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挎着一篮衣裳走上青

石条，弯腰放下竹篮，轻轻蹲下身去，却发现高跟鞋不配合，只得脱下鞋子，撩起长裙，赤脚蹲在青石板上，只见她拎起一件湿漉漉的衣裳向水面用力一撒，不想身后的腰部竟露出了一道月牙白。将湿衣服拖到青石板上，叠成一团，然后抽出木棒槌，“梆梆梆”地捶下去，每一捶抡下，都会弹奏出四下飞溅的水花，每一捶落下，都有一缕缕憧憬在开花。棒槌声时断时续，是心事在徘徊，在纠缠；棒槌声忽轻忽重，是埋怨，是嗔怪，是害羞；棒槌声狠狠落下，是失落，是失望，是拒绝；棒槌声沉稳平缓，是宽容，是坦然，是接纳；梆梆声激越高亢，是喜悦，是甜蜜，是幸福。池塘里的青蛙，偷窥到了她的心事，也敲起小鼓，“呱呱呱，呱呱呱”，羞得新媳妇满脸通红。

抡起棒槌的大姑娘，将吃饱了水的衣裳摁在青石板上，“梆梆梆，梆梆梆”地捶下去，每一捶都捶得水花迸发，每一捶都唤来青山的回应。棒槌声忽长忽短，长的是思念短的是怀想；棒槌声忽停忽起，停的是回忆，起的是憧憬；棒槌声忽慢忽快，慢的是珍惜，快的是喜悦；棒槌声均匀嘹亮，是满意，是幸福，更是盈满心头的快乐。

棒槌声声，捶打出生活的鲜亮与欢乐。

如今，我们需要“梆梆梆”的棒槌声来滋养一下日渐疲惫而又粗粝的心房。

## 老家的大水缸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打我记事起，家里就有一只半人高的大水缸，母亲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酱褐色，沿壁很厚，表面还有些粗粝，好似时光的褶皱，孤直地立在厨房的一角。心情不好时，还曾对它吼过几嗓子，听着瓮声瓮气的回声，想必水缸也是有脾气的。

那时家里穷，厨房里，水缸合上盖，就是吃饭的桌子。乡村没有自来水，庄子上多半有个池塘，都是人畜共用的。洗菜的、捣衣的、担水的；大白鹅、小麻鸭也成天凫在水里，嘎嘎叫着，游来游去。特别是在清晨，池塘成为乡村最繁忙的舞台。塘水在微风的轻拂下泛着层层涟漪，揭开了一天劳作的序幕。

母亲起得早，星澜还在天边闪烁，乡村也还在酣睡着，整个村庄一片静谧。一夜的沉淀，塘水变得清澈、纯净。母亲来到塘后稍，卷起裤脚，蹲下身来，用葫芦做成的水瓢开始舀水。清亮亮的塘水倾泻在水桶里，发出激越欢快的歌唱，母亲心里也就有了着落。

一场小雨后，乡村的土路还有些湿滑。母亲慢慢迈着步子，哼着家乡的黄梅小调。那时母亲还年轻，扎两只长长的麻花辫，拖到腰间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；两只木水桶在她的身体前后也一晃一晃的。母亲要来回三趟，才能将水缸挑满。她放下担子，捶着腰，远处的炊烟正袅袅升腾，已隐约闻到饭菜的香味。到家后，母亲力气小，须用双手提起水桶到水缸沿，她倾斜着桶把，只听见“哗哗”的声响，水在缸里打着旋儿，瘪着肚子水缸又元气满满了。

记得上高中那年，特别干旱，门口的池塘也干得开裂，就像大地一道道皴裂的伤口。村子里只有一口水井，常是里三层，外三层地被围拢起来，多是些上了年岁的老人。母亲担了两次水后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去。只得去五里外的水库挑水。一百来斤的担子，一来一回就是十多里。回来的路上，母亲卸下担子，坐在田埂上喘着粗气，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滴。她摸着贴满膏药的肩膀，肿得像馒头一般。手一碰，就钻心的痛。母亲在心里盘算着到家的路程，还要换几次肩，便又咬着牙，继续上路。

秋冬早晨，水面上常飘着一层浅浅的薄雾，母亲的发辮也挂着露水，滴到脖颈间，冷飕飕的。到了隆冬腊月，塘里结了厚厚的冰，母亲用扁担使劲地戳着冰面，往往要敲打好一会儿，才能漾出白花花的冰来。母亲自是喜出望外，家里洗、吃、用，哪一样少得了水呢！清水荡漾的水缸，才是庄户人家的底气啊！

晚饭后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说，明天肯定要下雪，膀子疼得厉害，你看那水缸都湿了半截。果不其然，夜里就飘起了雪花，水缸还真是农人的晴雨表。闲暇时，菜刀钝了，母亲也会在缸沿蹭几下，刀口便锋利多了。母亲隔三岔五地就要清理“水脚子”，用抹布细细地擦，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都要揩一通。

现如今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，乡村里也都是管道入户，只要拧开水龙头，清亮亮的水花便汨汨而来。老家的大水缸再也不储存水了，落满厚厚的灰尘，搁浅在那里，一直沉默。